

現代文艺理論譯丛

1

1964

現代文艺理論譯丛

(双月刊)

1964年第1期(总第11期)

1964年1月20日出版

内部发行

每册定价: 0.55元

编辑者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現代文艺理論譯丛編輯委员会
(北京建国門内)

出版者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北京朝陽門内大街320号)

印刷者

北 京 印 刷 厂

发行者

新 华 书 店

目 录

焦尔金反对焦尔金 [苏联] 斯塔里科夫 (1)

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青年作家的小说

及其主人公) [苏联] 阿基莫夫 (44)

英雄时代要有英雄艺术(节译) [苏联] 诺维科夫 (67)

批评的原则性 [苏联] 《文学报》编辑部 (82)

对文学艺术中的人性、阶级性和党性

的几点意见 [越南] 鸿章 (92)

政治与文学问题(关于所谓“文学自

己的眼睛”) [日本] 藏原惟人 (101)

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现实 [民主德国] 柯赫 (116)

捷克现代散文作品中的所谓正面人物

问题 [捷克] 彼特米赫尔 (137)

《论无边的现实主义》序

[法国] 阿拉贡 (150)

一种摆脱了教条的美学(评罗歇·加罗第的

《论无边的现实主义》) .

[法国] 戴克斯 (159)

补白: 苏联公布一九六四年列宁文艺奖金获得者 (100) 苏联世界文学研究所去

年举行的一次“学术委员会” (136) 一篇以“富有人性的人”为题的评论伏契

克书信集的文章 (149) 南越西貢等城市进步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 (165)

焦尔金反对焦尔金

〔苏联〕П. 斯塔里科夫

我痛恨

一切的死！

我热爱

一切的生！

符·馬雅可夫斯基

讀者的面前出現了一部新的关于瓦西里·焦尔金的长詩，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场爭論，而且首先是同所有这样的一些人的爭論，他們对于一个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依然活着抑或死去看法，不是根据具体的情节发展，而是根据讀者的感觉，根据人民的精神生活，因此也就认为《战士的书》^①的任何《续篇》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說，新的《焦尔金》应当证明所有这些人都是正确的，他們曾一度期待过这个討人喜欢的主人公的生活的这种名符其实的《续篇》，他們坚决要求这个《续篇》，就象有时候人們坚决要求一部让主人公不幸死去的作品有一个“圓滿的結局”，或者絮絮不休地向一本自己

① 长詩《瓦西里·焦尔金》的副題。——譯者注。

喜爱的书的作者打听，书中人物“后来”到底怎么样了……（在这些讀者之中，甚至会有象列宁格勒的学者B.Л. 奥尔洛夫这样一些重要的文学研究家。“焦尔金已经按照作者的意志从阴曹地府回来了，有誰知道，說不定我們还要同他三度相逢呢……”^①——他在刊载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二日《文学报》的一篇評論中欣喜地写道。）

但是，A. 特瓦尔多夫斯基在他那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一年第十一期《新世界》杂志的内容丰富的长文《〈瓦西里·焦尔金〉是怎样写成的（答讀者們）》（这篇文章后来曾多次重印，最后一次收入了一九六三年出版的詩人的文集中）里，当他回答为什么战后沒有焦尔金的续篇这个問題的时候，曾斬釘截铁地否定了这种可能性：“过去和現在，我都是这样回答跟我通信的人們，《焦尔金》这本书是在战争年代的一种特殊的、不会重現的气氛中誕生的，所以这本具有特殊性质的书，是不可能用其他需要另一个主人公和另一些主题的材料来延续的……把他‘继续写下去’……就会意味着不去寻找具有新的性质的材料而‘滥用’現成的、业已形成并已在讀者头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形象，意味着在旧的书名下增加詩的行数。这样的东西在艺术中是站不住脚的。”

您的焦尔金在哪里，瓦西里在哪里——

您要找到他并不費力，

因为我知道，对于詩人来说

这任务——并没有什么困难……——

一位讀者在给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信中这样写道。詩人回答說，

^① 《重逢焦尔金》，見本刊一九六三年第四期第六十七頁。——譯者注。

不錯，這位讀者“跟其他具有同樣想法的人一樣，是完全正確的。寫《焦爾金》的《續篇》，只不過是根據同樣的結構，用同樣的詩句，根據主人公同樣的‘性格’寫幾個新的章節，的確，‘這任務並沒有什麼困難’……這樣做就會意味着我把自己的作品改寫一下，意味着我放棄了新的探索，新的努力，但是只有靠這種探索和努力才能在藝術上有所作為”。

直到現在我們都深信未曾發生過這種事情，而且我們似乎還有有力的根據，在《瓦西里·焦爾金》之後，詩人完成了早在戰時就已動筆的抒情紀事《路旁的人家》，一九五二年出版了抒情詩集《戰後的詩》，最後，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間他又寫了一系列詩歌和長詩《山外青山天外天》。

可是，突然出來了一個《焦爾金游地府》，篇末注明的寫作時期是：一九五四——一九六三……

作者決定發表《焦爾金游地府》，這豈不是在同自己爭論，同自己先前對待心愛的主人公的態度在爭論，同自己業已形成的對自己最優秀的作品的命運的認識在爭論嗎？

於是，瓦西里·焦爾金來到了死人的王國……在這個幻想的虛構中，其實並沒有任何對藝術說來是異常的、特別的東西。正好相反，藝術家利用虛構有時可以達到較為強烈的效果，尤其是當目的在於諷刺的時候。特瓦爾多夫斯基在自傳中談到自己三十年代創作時曾經寫道，“我不再認為，藝術作品中情節（即使是幻想出來的情節）的虛構性、對現實世界的細節所作的誇張與更動，是與現實主義的描繪相矛盾的多余的艺术成分。”但我覺得，作者在其新作的長詩的開端有些誇大了讀者不理解這種虛構性的危險，因而強調說，他的故事“也許不尋常，有時也許顯

得有些荒誕”。

末了，作者把“內行的讀者”和“自命不凡的批評家”狠狠地挖苦一通后，承认这里确有自己的“用意”，自己的“底蘊”，肯定自己不会“平白无故地向你們嘮叨陰間的事”。

問題不在于，是天堂还是地獄，
是妖魔还是鬼怪，反正都是一回事，
人們老早就說過，
大炮上戰場，炮口总是朝后……

但是，当你清楚地知道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艺术的虛构，并預料到主人公“在地府”的短期逗留之后会有一个圓滿結局的時候，說一句“問題不在于”是并不困难的！但这对于乐观的瓦西里·焦尔金說来却困难得多，因为他“在九十岁以前”根本不想离开阳世。而且尽管我們早已习惯于这样的想法：我們的老相识不习惯并且也不会在任何最复杂、最艰苦的情况下张惶失措，但在“地府”的入口处，我們和这位富有经验的士兵却还是情不自禁地觉得心惊肉跳……

这里有“入口”路标，“出口”呢？沒有。

不祥的开端……可悲的方向……而这时候还有一位“已故的將軍”——似乎是“陰間”的卫戍司令——在回答瓦西諾(瓦西里的小称——譯者)說的“是！我記住了。下次決不再犯。”这句话的时候——冷冷地笑了笑說，“……到陰間来，哪还会有第二次”……

在这之后是否可以抱怨，說我們在这部新的長詩的开端看到的瓦西里·焦尔金处于一种对于他完全不习惯的精神状态

——心灰意冷和俯首听命的状态呢？什么糟糕的事情他都碰到过，可那毕竟是在阳世，即使在奄奄一息、面对死神的时候，焦尔金依然是生气勃勃的！然而在这里……没有出口，“归路已断”，——于是焦尔金只得听天由命地叹道：

这就是说，事情只能这么办，

虽然还不太习惯。

他身上的什么东西被损伤了，他身上的什么东西一去不复返了……

“什么东西”呢？生命力——不折不扣的生命力！……

新的焦尔金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本身也是很自然的。在克服了最初的胆怯以后，焦尔金“壮起胆子，向人家要水喝——‘这儿有没有自来水？’”——遭到拒绝后他无比懊丧；听说要对他“进行全面消毒”，他说不出来有多么高兴，“洗澡：太好了……”——但当他知道“阴间”是“无水淋浴”的时候，

“这怎么能行呢，”——

焦尔金有点恼火。

由于“在阳世没有睡足”，焦尔金的这个愿望也同样是自然的，

虽然现在他还穿着衣服，

睡个腰觉本是心愿——

按照规定应该长眠。

起初，主人公被“地府”的大批办公人员、被他们那庄重的、忙碌的官气弄得不知所措，他“最后鼓起了勇气”，彬彬有礼地申

請一个床位，但又遭到了拒絕，他們只答应“发給全部枕心”。这可真把焦尔金惹火了，他要求給他意見簿（意見簿当然是不会有的），甚至还打算向报刊求助（《棺材报》当然沒帮助他）。

走累了，关节也发酸，
真想找个地方休息一番——

这就是整整占据长詩三分之一篇幅的焦尔金漫游死人王国的第一遭所得到的可悲的結果。

后来遇到了一个老战友，主人公埋怨道：

一九四一年被包围时，
总还有个出口。

沒能真实地数着时日，
还能分辨出东西南北，
路上总还有点干粮，
起碼总能喝上一口水！

白天，在树丛里睡一大觉，
夜晚去行軍。可是这里呢？
来，我們找个地方坐坐吧，——
穿着毡靴的脚有些发胀呢……

他又受到了疲劳、炎热（焦尔金插言道，“这儿的火炉烧得太旺，令人喘不出气。”）、口渴（“可是能不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一口普通的天然水，解解口干？”）的折磨，它們在从游“地府”所得到的那些特殊的印象当中显然占主导地位。

由于死人的国度里既不操心，也不劳动，既无白天，又无黑夜，焦尔金不禁有点发愁，但当他听说这里也有他的一份軍餉、

口粮和烟草的时候，他几乎精神抖擞起来，不料这一切原来都不过是虚构的……“唉，老兄，这简直不叫生活！”——主人公怀着真正的悲哀叹道，这种悲哀愈接近长诗第二个三分之一的结尾便愈强烈，这不仅是因为走马观花得来的印象令人沮丧，而且即使不是在更大的程度上，至少也是在同样的程度上，是由于他依然没能“找到一个安身之处”。唯一的乐趣是“翻遍了口袋的角落，从衣服的夹缝里”找到了一些马合烟的残渣，并心满意足地吸了起来……

口粮是虚构的，烟草是无烟的，至于可以从“观测镜”里看到的那些外国“地府”里的“简直一丝不挂”的外国“小姐”，——“也都是虚构的女性”……真叫人烦恼啊！

这里才真相大白，焦尔金并未完全死去。他坦白而又罗里罗嗦地承认道：

“不，虽然我离开了那儿，
来到这阴曹地府，
但是，过去未曾吃完和喝完的东西——
还使我念念不忘。

这儿一杯，那儿一杯，
没来得及喝完，多么可惜。
小吃也剩下了——
嘴，剩的好多，而且多好吃！……”

但是汹涌而来的诸如此类的回忆被突然浮现出来的不安之感所打断：“有这种危险情况，一个活人从上边渗进来了”。

长诗急速地向结尾发展：焦尔金显然不喜欢留在“地府”，于是就从那儿往外逃，他一面跑，一面同死神斗争，同寒热斗争，同

口渴斗争(当时他觉得“一口水比生命还宝贵”),同疼痛、苦闷和那“迫使人长眠的无穷无尽的疲倦”斗争。

但是,生命力在引导着这个士兵,——

这种力量是我们的代言人,

也是最忠诚的保护者。

生命无常,

美好的时日也所余无几。

在结束长诗的情节的那些诗行里,描写了正在医生帮助下从死神痛苦的怀抱里挣脱出来的瓦西里·焦尔金的心情,而且似乎是在对主人公游“地府”时一路上始终纠缠着他的那个难以摆脱的“好好地睡他一觉”、“打个盹儿”、“找个安身之处”的愿望进行现实主义的解释,另一方面也似乎是在对十分厉害的生理上的饥饿、特别是口渴进行现实主义的解释,——生命的最初知觉、刚刚被人“从无水黑暗深渊”救出的那个片刻,使他联想到这么一种难以形容的强烈感受,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仿佛把那活的、天然的、

可贵的凉水

喝了整整一锅……

于是主人公终于酣然入梦了,但现在却是另一种梦——健康的、活人的梦。

难道这就是一切?对于瓦西里·焦尔金这不嫌少了么?

“按照条例规定,向前一步,焦尔金开始报告……”;“焦尔金立正笔直,依然是那个嗓音……”;“……于是焦尔金按照条令规定来了个向后转”;“战士非常奇怪”;“他壮起胆子,向人家要水喝……”;“战士来了个大转身”;“战士还是不想动笔……”;“怎

么办？最后，他鼓起了勇气……”；“焦尔金心酸地低下了头……”；“焦尔金楞楞地发傻……”；“焦尔金完全忧郁起来”；“……听到这番话呀，立刻全身打起冷战”……

瞧，这位“来自地府”的新“焦尔金”岂不是在反对先前的那个焦尔金吗！

但是，没办法，既然成为尸体，
就得忍受这一套。

.....

事情很明显：
掉了脑袋还哭什么头发。
“来吧，快点儿吧，
但求能早日到达报到地点……”

虽然并非出于个人心愿，
但事已至此也只得由他……

.....

我真不习惯于总是躺着，
可是路条却是开到这里。

.....

当然，所有这一切作为对一个奄奄一息的人的精神和肉体力量完全真实的衰竭所作的奇特的反映，是可以理解的。对不可战胜的命运的俯首听命、精神上的颓唐、生命（虽然是“脆弱的、有限的”）一去不复返之感，——早先在《瓦西里·焦尔金》中几乎根本没有这样的调子，——在特瓦尔多夫斯基新作的长诗中表现得那么顽强、那么没完没了，而且老实说，也非常令人厌烦，它赋予整个故事一种绝望的色彩。直到长诗的末尾，新的瓦

西里·焦尔金才象从被麻醉状态中清醒过来似地摆脱了这种沉重的感觉，摆脱了这种在劫难逃的听天由命的意识，——正如我們所知，这多亏他身上有一股不向死神屈服的“生命力”，同时也多亏及时前来帮助他的人們。

总之，长詩《焦尔金游地府》的情节线索就其本身而言，实际上好像是长詩《瓦西里·焦尔金》中《死神和战士》这一章的翻版，这一章写的也是主人公同死神的神奇的对话。

死神对从前的那个焦尔金的要求“非常有限”：

“……我只需要你点头表示同意，
说明你已经不想再保卫生命，
说明你正在等待死的时辰……”

“原来是要我自己签名？”

死神想了一想：“这样說法也成。

签了名，就得平安。”……

于是从前的那个焦尔金嚷道：“我偏偏要活下去，我几乎还没有生活过……”到了那个悲惨的时刻，他“已经没有气力再和死神继续爭辯”，

心中怀着剧烈的痛苦，
他又弱小，又孤独，
又象是恳求，又象是責难，
他試着去跟死神談判。

但是，长詩《焦尔金游地府》——作者在《〈瓦西里·焦尔金〉是怎样写成的》一文中也敏銳地、虽然又是无心地預見到了这一点——却不是简单地重复《瓦西里·焦尔金》的一章，尽管正如

我們所看到的，主人公心理上的“病历”、他同死神的斗争的概况，作者都极力要写得相似。“另一种材料需要另一个主人公、另一些主题”，——特瓦尔多夫斯基说得完全正确。

新的焦尔金之所以依旧是先前的那一个，只不过因为他的作者能够“把自己的作品改写一下”（亦即把在某个时候侥幸发现的“死神和战士”的对话改写一下）。好吧，就象列昂尼德·列昂诺夫曾经说过的那样，可以重新走过旧的河道……然而不能两次涉入同一逝波。

长诗的构思本身即隐藏着一个对于先前的那个焦尔金说来是致命的危险，被作者当作他的幻想的故事的出发点的，其实并不是焦尔金同死神的斗争，而是主人公的死（虽然不是完全死去，而且还是暂时的），诗人认为这是使“漫游”“地府”之举得以实现的必需条件。这样一来，原来的焦尔金身上遗留下来的大概就只有他的死和抗拒死神的“生命力”了。作者本人似乎理解到了这一点，他在长诗的末尾写道：

当他那微弱的知觉，

还未复苏的时候，

这不是焦尔金——

而仅是胸间的一口微弱的喘息。

痛楚不能消止，

心中充满昏暗的沉重忧郁。

无穷无尽的疲乏，

迫使人长眠安息……

但是，生命力

引导着这个士兵……

是的，“这不是焦尔金”！而《焦尔金游地府》的作者在结尾譏諷这样一些讀者也完全不是沒有原因的，这些讀者可能会把这部长詩当作《瓦西里·焦尔金》的《续篇》，因而也許会指責他的命运的这种轉折，因为他进了“阴曹地府”，而“沒有到集体农庄去”，“沒有到車間的馬丁炉前”，“沒有到办公室去”或者“哪怕去格魯吉亞舞蹈团”……

但是，当特瓦尔多夫斯基为新的长詩选定了原来的主人公的名字和生与死的斗争这一情节的輪廓，并执笔“用同样的詩句”来写它的时候，似乎只放弃了少許东西，可惜的是，他失去的东西要比他能够預料到的要多得多。《焦尔金游地府》虽然是一部仿佛同他先前的創作有最直接的联系的作品，但比起特瓦尔多夫斯基写的別的作品来，却最为严重地同他的才能的生气勃勃的傾向和本质产生了矛盾，同他身上无可爭論的东西发生了爭論，而且首先当然是同《战士的书》发生了爭論。

在新的《焦尔金》中不乏借重《战士的书》的地方。作者甚至一开始就向讀者提出：“看在严峻岁月的老交情的份上，請你相信我的话”。但是倘若新的焦尔金极其缺乏的恰巧正是那占主导地位的和促进过那种老交情的根本东西，那就請你試試怎样去相信吧！

战士在当时借以战胜死神的“生命力”，不仅仅是把正常的自卫本能視為必需的条件，而且还把这种本能渲染得具有独特的人的感受，这些感受从本质上确定了我們对待所有不願死去的人們的态度：他們为了什么而願意活着。

你瞧他累了一天，

咱們的英雄

倒在湿漉漉的地上，
这会儿睡得美美地，
跟在家里一样。

.....

这片土地多么广大，
多么辽阔和无边无际，——
如果是别人的，那还不管它，
可这偏偏是自己的土地！

英雄睡着，打着鼾，
他接受了全部的现实：
这是自己的土地——一点不错，
战争啊，又怕它怎的？——有我在此！——

我们在《战士的书》中就这样开始认识了瓦西里·焦尔金。“不论有多苦，不怕有多难——咱们不屈服，咱们要往前看”，——对于生气勃勃的焦尔金说来，这就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去接受生活。他那善于在善对恶的必然胜利的远景中看见和“接受”生活的惊人本领，完全不只是来自他同一切活的和健康的生物一样不愿意死，而且尽管他是一个很不讲究的人，却善于在各种事物、有时还在最苦的生活之果中尝出滋味……不，食物、睡眠、澡堂、手风琴、祖国的大自然、俏皮话、恰到好处的字眼——所有这一切在《战士的书》中被怀着真诚的热爱津津有味、十分熟练地加以描繪和美化东西，都是焦尔金为了生活所需要的。而生活——对于他（正象对于那些因此而爱上了他的人們一样）就意味着创造生活、为它斗争。“这是自己的土地——一点不错，战争啊，又怕它怎的？——有我在此！”——这就是这个战士的

世界觀的基础。

时候到了，
現在該輪到咱們
对俄罗斯，对人民，
对世界的一切負起責任。
不論是伊凡还是佛瑪，
不論是死人还是活人，
都算在一起——这就是咱們，
这就是俄罗斯，就是人民。

这就是曾决定那“以盾牌的叮当声”来迎接生活的瓦西里·
焦尔金的見解和行为的東西。

而这則是生活……

为什么人的生活的江河滾滾不停地奔向人的大海？难道它
仅仅根据万有引力定律而流往低处嗎？……特瓦尔多夫斯基再
度启程沿河前进，但这次却没有去探索它的源头。长詩《焦尔
金游地府》对其主人公的处理，是把超社会的主题，也可以說是
全人类的主题推到了首位。在新的焦尔金的“本性”中，“自然
的”因素明显地居于优势，“其餘的”一切則蕩然无存，或者只有
一点微弱的声音，似乎是先前的焦尔金的遙远的、隱約的回应。

是否可以认为这正是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新的长詩的缺点
呢？难道人的自然需要向生活索取的数目竟如此微小，而且
对于我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么？人們要求滿足日常的需要，抗
戰对这些需要采取僵死的、冷冰冰的形式主义态度，嘲笑毫无
意义的規章制度，嘲笑不給自己提出任何实际的生活目的、毫不
关心人的实际利益的麻木不仁的形式主义，难道这些要求，抗戰